

他们守着房宅和田地，林木和水源，时光和记忆，他们的生活，
成为这个村庄寂寞的底色，忧伤的背景。

底 色

透 透 ◎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底色 / 何秀萍著 . — 南宁 : 广西人民出版社 , 2014.1
ISBN 978-7-219-08810-4

I . ①底… II . ①何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
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22192 号

责任编辑 韩绿林 寇晓旻

出 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设计排版 南宁广印企业策划有限公司
印 刷 南宁市盈彩印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 6.3125
字 数 160千字
印 数 1-1000册
版 次 2014年1月 第1版
印 次 2014年1月 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19-08810-4 / I · 1708

定 价 : 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：连接地气的乡村记忆

严风华

散文阅读，在乎一个“品”字。读不等于品，品不是简单的读。品需要一种心情，一种投入，而后慢慢去领略文中那些优雅而简朴的文字，去体验作者那些真实而朴素的情感，去感受叙述中的生活和经验。此时，也许会稍作停顿，掩卷而思，回味刚刚寻得的那一阵愉悦和快乐。而要是囫囵吞枣的读，走马观花的读，只能说明读之人没心情，不会品；或者是那文章无法品。

这是“品”的格调和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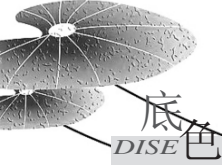
好文章该是拿来品的。能品的文章该是好文章。

透透的散文，当属此类。

以前读过透透的一些散文，多是描述乡村的生活经历。如今出版的散文集子《底色》，又全是乡村的叙述——乡村就是她的故乡。故乡是生长身躯和灵魂的地方。那里有太多的回忆和牵挂。因此，关于故乡的叙述，是她不二的选择。

作家的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，往往是作家创作的来源。来源的深浅，源于作家对故乡的记忆。记忆里，有童年的岁月，有邻里的情缘，有山水的印记，有苦乐的交加，有世事的更迭……





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几次三番地强调童年对人一生的影响，这种影响对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来说尤其明显。他曾经以歌德、达·芬奇、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为例，把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童年生活一一对照，说出了许多惊人的秘密。而童年与故乡是密不可分的。凤凰之于沈从文，白鹿村之于陈忠实，高密之于莫言，等等，均属此理。选择故乡，便是给予文学永恒的生命。

广西三江是透透的故乡。那里有俊秀柔美的山水，有淳朴浓郁的风情。那是生长作家的地方，是孕育作家情感的发源地。那里积蓄太多太多的欢乐记忆，或是苦愁印记。抛是抛不开的，撇也撇不掉了。故而，到处都是拈手即来的可以入文的世情人情。如实地写，用心地写，那是一种对自己的交代，对故乡的回报，对岁月的挽留。透透的文字，大到婚丧嫁娶，小到摸鱼捉虾，无不触及。字字句句，透着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，那气息，是大地的气息，是来自土地深处的地脉。一摸触，温温的，润润的，有淡定从容的传递，有坚实安详的怀抱。时下的许多散文，用笔恣肆，古今中外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能，似乎显尽作者的才学。但读罢，不过是过眼云烟，不曾留下点滴韵味。那是因为缺乏地气。没有了气，哪有韵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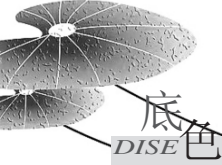
写作是很需要诚实的，尤其散文。散文与小说、诗歌不同。散文作者必须站在台前，一颦一笑，举手投足，完全暴露在观众面前。而小说、诗歌作者可以站在幕后，让描写的人物或事物在台前表演或出现。因而，散文作者必须诚实地对待读者，诚实地袒露心迹。显然，透透是诚实的。每个篇什，几乎都看见她的影子。那影子，表明她是在文学的现场，她所有叙述是诚实和真实的。她回避从前故乡的贫穷，回避那时家庭因困难而带来的窘迫和尴尬。《吃辣岁月》简直就是一篇美食的制

作。辣椒作为调味品，是家中常备之物。故而，家家都制作，人人会制作。炒菜时加入些许，即时香气四溢，胃口大增。但其实不然。那时的农家，生活不富裕，把辣椒当作主菜，春夏秋冬，无不以之佐饭。透透就是吃着辣椒长大的。在家里多是吃辣椒，上学也带辣椒。她同班一位女同学，就是因为哥哥没给她带辣椒上学，竟赌气罢了学呢。那些记忆，何尝不是辛酸和苦楚？

这就要说到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史料价值。作家作品，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某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状态，具有丰富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。通过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收集和总结，可以为后人留下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。透透的集子，就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与细致的那个地方那一段农村的生活背景。

我最喜欢《地坪之上》的描写。地坪，就是当年农村的集体晒坪。晒谷物，开大会，看电影，都集中于此，此地就成了农家传递信息、交流思想，讲故事、说笑话、扯是非的场所。当时的社会状况、生活情景，都能在此体现。红白喜事，大家都喜欢在这里办。宴席一摆，就可以看出哪家的实力：“红事，要数何家嫁女的几场大酒最隆重，宴席从家中一直摆到了地坪里，几十桌全猪宴，吃得平日清肠寡肚的人到处找土霉素，时间过去好久地坪都还飘着油香味。而我印象最深的是，男方接亲的抬盒刚过地坪，礼炮一响，眼尖的姑娘便围过来，开始数着盒子里的礼信，猪头一只，猪肉两腿，猪腰一双，公鸡一对，红伞一把，花生，红枣，瓜子，喜糖，米酒，等等。”而老地坪办的白事，“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张奶的丧礼。张奶是位孤寡老人，队里的五保户，社员们帮她在仓库边上起了一间小泥屋住。”可她死时，“无子无孙，所以，既没有人哭丧，也没有人披麻戴孝，整个丧葬过程，人们除了有些害怕，并没有太多悲憾。”透透家里人口





多,常常不够开支,“父亲只好苦着脸,去求队长开条赊谷子……父亲不善言辞,来去就这一两句话,然后硬着头皮直等到队长最终软下心来,开了八十斤干谷条子。”这些就是当时真实的生活,家家都有难念的经。但生活的压迫,使作者幼稚的心灵被深深刺痛,自小就懂得了忧伤和苍凉。

优秀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,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有的社会状态,还应该让我们从中获得顿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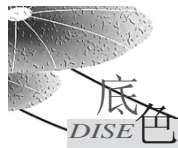
透透的表达,是朴素的,细致的。透透的专业是化学。每天面对的是化学反应。常说隔行如隔山,但她玩起散文,却是头头是道,极其娴熟。写散文讲究一个“味”字。味不出,则意淡。那味,就是细节,就是文字。透透喜欢娓娓道来之法,不虚张,不卖弄,所以真诚,朴素;懂得抓细节,挤出味,所以有“情理之中,意料之外”的意境。“闹鱼的夜晚,天上总是挂满星子,微光迷幻,散漫在小溪河上,白日里清澄澈的流水,此时只泛着灰蒙的白,静谧,隐约,它周遭的一切,也都轻着声音。夜向深处滑行,舒展而柔润,小溪河也睡着了,现在,我们就像饿坏了的孩子,乘其不备去偷它口袋里好吃的东西。那东西就是藏在水塘里的鱼群虾帮,我们觊觎已久。”(《闹鱼》)乡下的闹鱼,过程是很好玩的,但那不是玩,是生计。因为“家里的锅很久都没沾荤了。我想吃肉,家里每个人都很想吃肉,这种强烈的欲望积攒着巨大的饥饿感”,一向诚实的父亲,那时不得不使出一些机心,使出绝招,想法去寻食,以补贴家用。那些表述,面值人生,蘸满情感,剔去浮华,所以,它能让我们触摸得到,所有的一切是那样的真实可爱,通心入肺。

那些东西,带着地气,长着根须,才有了这样的质地。



目 录

闹鱼 / 1
消失的小木桥 / 9
留守 / 18
谷楼与鼠 / 24
再次经过我的小学校园 / 31
看飞机 / 36
温暖的猎枪 / 43
不能迟到 / 51
看着我们的屋子变老 / 60
过年回家的孩子 / 65
吃辣岁月 / 70
唐娟 / 75
夜里去给二妹打电话 / 98
六嫂 / 10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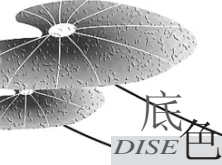
屋脊上的鸣唱 /	110
泉边的孤寂 /	116
对门 /	122
烧炭过冬 /	129
黄昏闲话 /	138
山路弯弯 /	143
洗澡 /	149
谁的土屋 /	158
风雨桥 /	163
飘着橘香的记忆 /	169
临街的窗户 /	177
地坪之上 /	186
后记 我的身后有故乡 /	198

闹 鱼



山间有条小溪河，小小的河床，小小的流水，却安顿了我整个的故乡。那里的日霞星辉，炊烟灯火，虫吟鸟鸣，那里的泪水和欢笑，那里的叹息和歌声，那里一切一切卑微的生命——无论他们顽强、善良或幸福，还是脆弱、愚昧或苦难，都永远映藏在这条小溪河清冷的水里，让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，它们随着生活与命运起伏或波动或宁静的姿态。而我永远的乡愁和记忆，早已注定饱含了这条小溪河水质的甘甜和鱼虾的荤腥——题记





父亲抱回了一大把铜钱草，进门就说今晚要打夜工闹鱼，让我跟他一起作准备。父亲的话散了一屋子的鱼香味，我狠狠地吞了一口，把那只快要从喉咙里伸出来的小手使劲摁回了肚子里，飞快地跟在父亲身后转，要知道，家里的锅很久都没沾荤了。我想吃肉，家里每个人都很想吃肉，这种强烈的欲望积攒着巨大的饥饿感，但队里不准搞副业不准搞养殖，全家人的指望就只有山里的飞禽走兽和小溪河的鱼和虾，所以，哪片茶林有斑鸠鹧鸪，哪个水塘有麻鮰鲶拐，父亲嘴里不说，心里却盘记着。寨上没几个人能上山打猎，不需要藏着掖着，但下河捞虾闹鱼却个个都会，因此，闹鱼的事情不能大张旗鼓，否则，你一个人出力出物去闹鱼，到时一大帮人赶来捞，自己白吃一场亏，谁也不愿意（当然，如果大家凑分集体闹鱼，那就另当别论）。明知不能张扬不能吃亏，只是一兴奋，我那双小赤脚就叭叭地踩得特别响，还把鱼绞竹篓碰得哗啦哗啦到处掉声音，父亲不停地调过头来压着嗓门嘱咐我，死妹仔，轻点，轻点！对门那伙（人）醒着呢！我吐了一下舌头，学着蹑手蹑脚，做自家的事，弄得像做贼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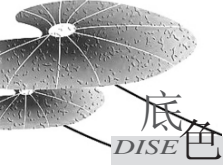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父亲是个老实人，勤恳，话又少，全村出名的好脾气，但为了膝下这几张饥饿的小嘴巴，他也偶尔有点小心机。因长期的劳累和操心，他的身形和面孔瘦如刀削一般，上面却有着与之不相称的柔韧和承受力，负重无处不在。每次跟在他的身后，我总会感觉到那股韧性和承受力裹着浓烈的汗味，悄然潜入我，像一群草籽，在体内落地生根，并一年年茂

盛起来。这使我过早地懂事，且多感，10岁，或者更早，我就成了这个瘦削身影后的一条乖巧的小尾巴，照顾妹妹和生病的母亲，学着山里水里的农活或渔猎。现在，这条小尾巴既兴奋，又小心翼翼。只是，人还跟父亲在半山腰的屋子里忙着，心却早就跑到山脚下的小河边去了。

流过我们村子的溪河小小的。小小的河床，小小的流水，没有名字，我们只按它流经的地方叫高头湾、底下湾、某某门口塘。它水流平缓之处，宽不过三四米，深也就一两米，却游着成群的小河鱼，成帮的小河虾。而浅滩的地方，就薄薄的一层水，贴着石子，时而跳起水花，时而轻柔滑过，其间，还长着茂盛的菖蒲和成片的鸭舌草。秋天之后，它的水流会更小，小到稍一使劲，人畜就可以跳过河去。在这条小溪河里，除了洗冷水凉，和同伴打水仗，摸花石子玩，最让我来劲的莫过于捞虾闹鱼了，尤其是打夜工闹鱼，跟着父亲，肯定满载而归。

闹鱼是山里人渔鱼的一种方法，用茶麸或铜钱草，也可以两者混合，投入小溪河里把水搅浑，鱼被熬晕之后捕捞。这种方法比较狠，也比单纯的放钓或拦网有效，通常几饼茶麸，一把铜钱草，药水就可以跑浑小溪河一两里长的水路，一路捕捞下来，收获颇丰，足够一家人美美地吃上好几顿。我发现，父亲和村里爱闹鱼的人一样，是早有预谋的，他早在头年冬天榨茶油的时候，就挑了十来饼最好的茶麸，放到伙房的楼上炕着，到了第二年鱼虾肥壮的季节，就专门用来闹鱼。铜钱草，则是一种山里常见的野生藤状植物，喜欢爬生在油茶





林里那些湿润阴凉的泥枕子上，滕茎绵长有力，四处蔓伸，密集的节骨眼上，长满铜钱状的叶片，通体汁液充盈，饱满，蓬勃，当阳光从油茶树的空隙落下来时，叶面上那些细碎的亮斑，便晃动着银币一样的金属光泽，魔幻般艳丽。到了七、八月份，它们便会爬满长长的整个茶枕头，成了青葱翠绿的一大片——也许是同生共性的缘故，这些生长在油茶林里的铜钱草，与油茶籽的麸粕一样，对小河鱼具有极强的杀伤力，都是绝好的闹鱼药料。

而今晚闹鱼的药料，就是原来炕在火楼上的那几饼茶麸，还有父亲抱回的那把铜钱草。

现在，这些连滕带叶一齐被父亲拔回的铜钱草，被我们锤溶捣烂，与适量的水和黏土一起拌成了半固状待用。备好铜钱草之后，我们从楼上取下了那几饼茶麸。火烟熏过的茶麸，更黑，更干，原本的油香和光泽，被烟灰厚厚地裹藏；收敛的茶皂素，在那些经受了重力压榨而坚硬致密的麸粕里，不动声色地浓酊着。此时，它在我和父亲的刀下被一点点削开、剁碎，露出原来的泽色和质粒，再在那盆开水中发泡，膨胀。滚热的水雾，带着茶皂素迷人的香气，一股股蒸腾并满屋游荡开来。

有了茶麸和铜钱草两样药料，闹鱼这件事就有了成倍的把握，信心从父亲熟练的动作中传递过来，一种捕猎的快乐开始在我心里涌动，聚集。我知道，无论是那盆浸出的黄褐色的水，还是那团黄绿相间的草泥，它们对小河鱼而言是要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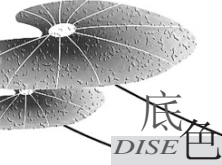
的，但死去的小河鱼对我来说，却是最滋养的美餐，那香甜的味道可以一直钻到骨头里去，跟着我一辈子。

夜间闹鱼，还要扎火把，这是当时山村野外照明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。扎火把用的是从廊檐柴堆里挑选出的干枯笔直的竹篙或豆笕。这些干竹子轻巧，易燃，火旺，父亲一丝不苟地将它们破细，斩齐，排列，捆扎，最后在点火那头浇上煤油。一个扎好的火把长约 1.5 米，粗约 10 公分，大概能用半个多小时。每一次，父亲都会扎 4~5 个这样的火把；每一次，这些火把点燃之后，那橙红的火光，那带着一团炽热的火光，就会照亮那条黑暗中的小溪河，也会温暖我们贫寒的日子。

铜钱草，茶麸，火把，竹篓，以及绞、纂捕捞工具，全都早早准备就绪，出门时间却总是要挨到晚上 10 点钟以后，那时，每家每户的灯光才次第熄灭，大人娃崽才一一沉入睡眠进入梦乡。闹鱼的夜晚，天上总是挂满星子，微光迷幻，散漫在小溪河上，白日里清冷澄澈的流水，此时只泛着灰蒙的白，静谧，隐约，它周遭的一切，也都轻着声音。夜向深处滑行，舒展而柔润，小溪河也睡着了，现在，我们就像饿坏了的孩子，乘其不备去偷它口袋里好吃的东西。那东西就是藏在水塘里的鱼群虾帮，我们觊觎已久。

走山路，过田埂，再顺着小河边往下游，我跟在父亲后面，和他一样赤着脚，并按他的嘱咐，踩着他的大脚印走。他说，这样我就不会跌跤，不会被刺扎，更不会被东西咬。因而，泥巴路上，他那串大脚印里总是兜着我的小脚印，既稳扎，又





安全。

出了寨子口往下的河段，被我们叫作底下湾。底下湾水塘相对较深，鱼多，水岩洞里还有鲢拐一类的大鱼，但岸边荆棘杂木丛生，路不好走，人畜少至，平时更不会有人来这里撒网。父亲选择这截河段，自然是野心勃勃，想有大收获。我们找了一个浅滩的下水口，投了鱼药，同时使劲把水搅混。混浊的药水很快进入第一个塘沽，机灵的鱼有的顺水往下逃，有的逆流回跑找清水，但最终都钻进了父亲预先装在水塘两头水口的鱼簰里。而大多数鱼喝了茶麸水和铜钱草汤后，就陆续浮头，晕得在水面直打旋。此时，父亲操捞绞，我举火把，背鱼篓，还帮留意父亲身后的鱼情，一旦看见有大鱼跳出水面，就大喊大叫：“爸，这边，这边有一条！”父亲转身的同时，总是怒责：“喊死嘛，喊恁大声，怕别个（人）听不见啊？”第二次，我便压住了声音。可隔不了一会，再发现有鱼浮动时，一激动，仍旧是大声叫喊，还着急得扑过去，自己动手捉。

这一咋一呼的，难免会惊动村里觉轻的人，尤其是住在寨口的人，狗一叫，再看见河边的火光，便起床摸着黑跟来了。见是闹鱼，那人便一声，“表舅，闹鱼啊，得没啊？”“没得啊！”父亲故作谦虚。“药水不够力吧？要不我再加两饼茶麸，好耍哦，一起来哈。”那话说得就像塘里的鲢拐鱼，滑溜滑溜的。也有人只说“叔，我也来哈”，就拿了捞绞鱼篓直接下河的。每每，我因为自己坏了事，悔得肠子都青了，父亲却总是应承道：“来咧，来咧！”这时候，我才知道，乡亲们的情面远远

大过那点小私心。

人一多，跟集体闹鱼就没什么两样了，看见水塘里的鱼不断浮头打旋，大家你围我堵，稀哩哗啦，乐成一团。后来，河边火把越来越多，火光通明，不仅照亮了一条溪河水，也照亮了溪河之上的许多事物，树林，苇草，竹篷，稻子和土屋，等等，它们在火光下映现出不同的姿态和影子，又在火光里散发出这一方水土相同的湿润气息。

而我的影子，瘦瘦小小的影子，一直跟随父亲左右，往下一个水塘，再往下一个水塘，直到这一河的药水最终淡去，父亲才说，“回去了，睡一觉，明天起早点，再来捡清水鱼。”

母亲开了门，堂屋里一灯如豆，一直亮着微弱的光。灶房的火炉膛，一截粗硬耐燃的茶树根，也维系着一捧火苗，上面大鼎锅的盖缘轻轻地吐着两缕白蒸汽，锅里的水在微微沸腾。母亲接了我们手中的渔具，说：“恁夜才回，都二更天啦，得鱼没得啊？”“您看，在篓里呢！”我的声音抑制不住高兴，那几斤小河鱼，在我心里，那成绩说有多大就有多大，比考试拿满分还让我得意。我迫不及待地告诉她，得了几条鲶拐鱼，几条点秤鱼，几条鲤鱼，还有多少麻鮰、白袍、趴岩、苗婆和苦扁喜。母亲一边帮我解下腰间的鱼篓，一边催道：“莫讲恁多了，快点脱掉湿衣服，洗热水去，莫挨着凉。”母亲同样催促父亲后，把鱼倒进那个印着红双喜的瓷盆里，一一清理，再往灶里加了把柴，把火捅旺，架上铁锅，开始焙鱼。





我钻进被窝时，父母亲仍在灶前小声说话，一锅接一锅的焙着小河鱼。那天晚上，那浓浓的香气，严严实实地覆盖了我的梦乡，让我一觉醺醺地睡到了大天亮，根本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起床去捡清水鱼，母亲也没叫醒我。

消失的小木桥

通往寨子的路早已有了另外一条，一条让山里人感觉“平坦、开阔、快捷”的乡村公路，但我仍然固执地从那条老山路走回去。这是我潜意识里总想躲避某些由城市延伸而来的东西呢，还是我小时候的魂魄落在了那条老山条路上？母亲没帮我把那颗附着灵魂的小石子捡回来（母亲常说，小孩子走山路，过木桥，容易丢落魄魄。落了魂魄的孩子，心绪不宁，一定要回到原先经过的地方，捡一颗附着灵魂的小石子，放在孩子的衣服口袋里带回家，孩子的魂魄就跟着回来了）吗？我不清楚。我只知道，自己的这种固执，常常不顾周身的疲倦，不顾孩子的抱怨，也不顾时间的早晚，仿佛从这里，我才能真正地“回去”——回到内心的安静、回到自己的灵魂中去。

老山路正在时光中日益荒废，越来越人迹罕至了。风声、鸟声、溪水声，花草、树木、日头和影子，它们如此清晰，凸显

